



文中子

四五六

13
3483
2



道不足而器有餘
此以言化彼以心化
意天順命安國治民
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古之好古者
千變萬化吾常守中息
好古博雅君子
自知其黃白勝不推
坐天知命窮理盡性
大哉千一也
何常師有之
三教統於千一也
含其 富貴
家名尚利小人哉
非君子孰能之而畏之乎
小不忍致大災
強國弱兵 霸國衰

門口 13
號 3483
卷 2

41 9348

昭和41年12月20日
原安三郎氏贈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

會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

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九潛

其弊也寢漸也寢漸也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

之而不知其由也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

考傳問籍康阮籍何人也籍康字叔夜山濤舉之

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子曰古之名理者

文中子 卷四



而不能窮也談各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

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曰敢問

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則變執方之謂器方則

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

曰死則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埋之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曰

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非中道陳守謂薛生

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薛生曰此以言化

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

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于

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

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迺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

也義人子謂武德之舞勞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下

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文謂昭德之舞閑而

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于文

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

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噫武

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

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

且武之未盡善又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行

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

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

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

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

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

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

人真謂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無圓

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

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

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

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字伯

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邠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

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

諫非正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滕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

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

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

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夫子蓋

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歌幽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

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

乎繫之幽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

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

之力也故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

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或曰符秦逆東晉在

號是逆伯使征不庭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

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

五侯九伯汝實命曰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

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故符秦王猛不得

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

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入而事紂齊桓不敢逆

天命背入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

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

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元

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中國之

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温子昇

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

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

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燕帝年子讀三祖上事讀

也魏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無謂魏周無入

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字文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

采奔魏自是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虢自

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天子不見

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公

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

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

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

孝逸曰樂聞過益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

逢善人賢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

館陶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病子

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主不出

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

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好

自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一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

儒異向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

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

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

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

為問賢其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加此不忘武備而心在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秋風樂極哀來其

悔志之胡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子曰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通

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

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

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

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

夷不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

亂華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友父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揚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

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

可以遊矣子謂姚義孟官乎官義曰捨道于祿義

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或荀攸

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子曰生以救時

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

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

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彘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

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

謂仁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

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

人知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

必謹

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子曰先王
 法服不其深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
 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劔珮鏘如帶劔
垂珮合節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故曰儼
鏘如響聲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
 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
 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
入董常歌邛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
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

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蘇威封鐘
 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
 道聚淳朴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
 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
 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
 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
其道者一貫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子謂姚
 其次地隱辟地山林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子謂姚

義能交結交或曰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

廣廣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子

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

惜其有復古之心焉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

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

也秦改令為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曰策策求

言而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

慮之曰對對奏曰贊贊襄曰議議詳曰誠誠監曰諫諫箴文中子曰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

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

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

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

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文中子曰易之憂

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

畏天孜孜憫人易者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

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

不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

道則已在我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思之不為遠

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歌千鬣而遣之千鬣衛詩

好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謂房玄齡曰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

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方乎量力子謂姚義

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

臨事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

如也事君貴正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

智自私賤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理使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子不出門人惑

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子有

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

吾不忽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國詩卒章云大夫

慢公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

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

越公待之如舊理遣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

也

彌子曰彌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勇

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

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賈瓊請六經

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

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主出當楊玄感問孝子曰

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

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文中子卷第四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

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

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

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

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

卷五
文
中
子
卷五

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下文是二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曰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乎疑二言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常曰心迹固殊

吾獨得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

心迹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固殊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則止各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時先後則二而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其不違時一也播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有於未見傳聖人之道常有於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宣故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其恤入也志可見矣

文
中
子
卷五

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

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

也與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心

問賢不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之有命遠

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遠者言其有君臣經略當

其地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

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進退消息不失其

幾乎經略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

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成然亦

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

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

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乘事演道莫善

於對續書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

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

晁厝對策云三主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

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則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文中子曰有美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言無不安安哉文中子

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官之聽

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官總章

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

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

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

也續書切而不指切至指許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

有禮其惟誠乎勤奉委曲以禮誠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

善補過也古之明主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

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

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吾視惠懷

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主倫所篡捨三國將安

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其孜孜多虞

乎

雖有制而無制

吾視桓靈傷之

中賊起董卓作亂

拾兩漢將安取制乎

漢桓帝譚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譚宏黃七制之主可以垂

制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

大都後魏孝文帝年號也洛陽文物始備故

曰近一明中國之有法

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

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惜也不

得行穆公之道

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閻朗未

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

儒老子曰政

惡多門久矣

教不一則政多門

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遠能廢也

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

助瀾縱風止燎爾

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

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勸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子讀洪範讜議

安康獻公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範五皇極皇極讜議

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

習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邳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

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

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

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

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

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

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

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

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形已

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

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

富貴矣無隕獲必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

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

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賈瓊問

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

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緜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

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

可過必俯而就之緜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

以仁義仁大義誅不義必也至仁伐不言仁義何曰若之何決勝能勝兵

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

子見耕者必勞之勞見主人必俛之俛俯僕鄉里

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

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

以拜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

也廢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是故

惡夫異端者述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

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

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

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

以定命矣易云窮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善是特

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

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

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非聖人

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

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賈瓊曰書

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漢制以七獨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

曰制其盡美於邠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慙德於

備物乎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

制出否乎尚有志而已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其雜百主之道

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雜郵人之心則正其乘

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

禮未備稱長世之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

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知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

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

變理之

變理五帝具則庶幾乎聖道賈瓊問何以息謗子

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子謂

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特霸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

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兔爰

之卒章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

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子曰好動者多難

如煬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

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

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又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

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不

以仁則易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

用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

利義也貞信也運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

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

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二期文我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

必不久生魏自言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

可與幾矣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雜

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

之故曰子曰各實相庄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各由實生實由各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

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

可見矣古道備在方無行之可致瓊子曰舜文中

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

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力爾

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帝國

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天

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又

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實散矣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

名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

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

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

終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逢惡遇邪當譎諫

死從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齊

其諷州孝寬守之不齊恒後周政帝臣也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

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於對子曰輔矣隋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宇文

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

以戒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將

行子錢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未君命故云事楚公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遠之無就而無諂此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闕不荀言兒

其捷此汎因所利而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之勿辨捷自取禍

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處世盡宜然

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

得正統此也始在中原建天子旌旗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

為正體也天授之也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

志也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原有復一之志齊梁陳

之德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

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朱蒼梧王元子曰改元

後魏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

正號非古也漢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或問志意修依漢以心自改驕富貴道義重輕王

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而巳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薛生曰殤之後

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

弁心一氣以待也於此不續元經以振中王法乎

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極

故假之以歲時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

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

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

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

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揚駿矯詔輔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

辨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

述德然後詩云詩元經典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

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

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

雅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

空文而其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實廢矣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正禮樂於華之文而已

如其制作

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三公輔崇貴

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

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

謂不行

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

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譜昏姻也任姓出黃帝

六代孫大主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劉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

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譽姜姬之後居崔邑
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
通昏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前代號也自秦始

皇始故曰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

秋書王以尊天子尊正朔也秦漢稱帝子曰絜名

索實此不可去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謝安字安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問王

符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

導子曰敬矣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

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

國難滋源率兵來赴天子留嶠問桓溫子曰智近

輔政嶠讓王道此果毅可知矣將軍破李勢平符

謀遠鮮不及矣健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

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曰可

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鳥何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

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繁師玄曰敢問

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

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愨則有成

先誠物亦公焉平則物化無私於物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政

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

禮節之行仁必以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子不答既

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薛收曰何

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收曰無制

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

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

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主不廢東海上不

也憂薛收曰讚其非古乎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為

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臯文

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有議唯至公

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有誠續書古之明主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

孟也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勤於

凡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

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

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焚會云：陛下

獨不見趙高？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誣，其知

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

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

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

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

黜百家，策賢良，雖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

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

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故舉相如嚴樂輩

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辯論之，是攢于朝

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

為富民侯，是知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志子曰

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

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

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

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斷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

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

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

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禮也越公

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僕

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

平公問政李德林安平郡公子曰無鬪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鬪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

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越權行取中

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揚素問薛道衡

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

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

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

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

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

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六

續而彝倫叙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

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為之宿翠

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鱸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

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

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

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辯上下定

民志上不便下下不僭上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

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

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

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于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

豈暇及禮哉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

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那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

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禮樂

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六經之

之作獻公之志也獻公之志而作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上晉武帝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註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在魏

統歸魏周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正禮樂

以旌後王之失後主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

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居

申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乘則我

再三伸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明之爾

聖與明吾安敢處元所當程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

道書曰得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

子曰見而存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

心常有之猶言不勉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

禮謂不可言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以

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乘謂道不同輕與苟毀

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

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子謂薛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

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有舟而釣者過曰美

哉琴意鈞隱者也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左

聞琴知意

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儲溪則仲尼之

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播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

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

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者之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

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

之子曰無追也播護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回

有之也掌鼓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

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

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

潛于淵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

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斤

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

行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疾之疾多藥有喜不卜非義

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

常德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

深而弘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而

有喜色程元能之好亂世蓋富貴實威能之好禮

寶田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

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謙隋文帝時年二十一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後早成叔達

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

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

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比登門者皆充欲

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

學蓋天縱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

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

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

厭也秦皇漢武無狀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

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

並不求名而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問東

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請郎呼為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

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子曰自太伯虞仲已

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犀鬚太伯虞

仲知下立季歷以及昌於是知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

於居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

無往而不適矣或因言數人其謀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裁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

亦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執為名孰為俗子曰遁世

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知晦樂則行憂則遠

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

也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其衰世之意乎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

守叔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

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

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

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

曰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

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一將

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

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長世之圖

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

無為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

行之者荷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

安然而事自行此亦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復

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續字無功子曰字朋友

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

之續終號無功子自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

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

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